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86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发小打不散

□如东小羊

时隔三十年,与发小干了一架,功力远不如从前。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二师兄是我前世的初恋,由于爱而不得,今生才念念不忘,肉汤泡饭治愈了我的人间疾苦。

好不容易周末聚一下,当我的第二碗饭准备泡肉汤时,他抢了过去,命令我不许再吃。吼我:你以为你吃一顿屁股一转就消化了?你以为你还十八岁啊?什么体重了,还这么瞎吃!

我减肥十几年不曾成功,也没怪过别人,吃都不让吃,我怒气冲上头顶,起来打他,他招架了几个回合,没有还手,但我还是输了。我瘫坐在地上,闭目消气。

许许多多的画面乘机闯入了脑海。他躺在竹床上,眼睛睁着却不愿坐起来,我气愤地踹了他一脚,他一个激灵就扛起锄头跨上了电动车,我赶忙拽住坐到后座,他把远古至近代的仇恨都报复给我。

“莲蓬没有熟啊,你好像八世不曾有莲蓬吃过,怕不怕人笑话呀!”

“我这电动车是新买的,你这个吨位把车胎坐爆掉要赔的!”

“早不来晚不来,偏偏午觉时间来,我还没睡醒。”

他叽叽歪歪没完没了,我是来求他的,只有他具备摘莲蓬的本事,所以我忍了忍,心平气和地告诉他,我从昨天睡到现在自然醒刚起床就来了。

“哼!猪投的胎,除了会吃,还会睡。”他鄙视我从头到脚。

路程五分钟结束,接下来摘莲蓬大概三十分钟,他骂了我二十九分钟,还有一分钟是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把脚从淤泥里拔出。他骂得一点杀伤力都没有,说当年帮他

生活相册

文靖路桥公园

□南京吴月华

向美而行的城市建设,离不开暖心的点缀。秦淮河,一条充满母爱的河流,沿线亲水休闲风光带成为居民娱乐的好去处。

文靖路桥公园位于文靖西路跨秦淮河大桥下的空间,当地充分把握秦淮河天然优势,倚堤临河而建,拓展桥下边角地空间功能,开出为市民造福良方,打造桥下暖心“微客厅”,景观树与照明相结合,配置了电动车停放区域、公厕、桌椅等,向居民传递家门口的文化驿站和“微幸福”,满足居民推窗见绿、出门见园、转角见美的美好愿景。2023年初文靖路桥公园落成开放惊艳了很多人。

造型别致、宽阔的文靖路桥,颇具艺术感。桥上车来车往,川流不息,走在文靖路大桥上,美丽的秦淮河两岸,风光如画尽收眼底;河水中随着蓝天白云迷幻的倒影,给这座桥更增添了无限的魄力。文靖路桥下公园别有洞天,它就像个天然的帐篷,温度舒适宜人,为人们遮阳挡雨,成为周边市民健身锻炼、文化娱乐、夏日纳凉等触手可及的好场所。

鸟语花香、碧水绿岸、鱼翔浅底、白鹭翩跹,船只穿行而过,激荡起阵阵浪花,氤氲依

金陵琐记

生活的解药

□北京燕少鑫

窗外细雨绵绵,房间里弥漫着古典爵士乐。此时最宜读书。我随手翻开林清玄的《心无挂碍 无有恐惧》这本书,不禁想:众生皆苦,人很难做到“无挂碍”和“无恐惧”。在崎岖坎坷、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上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解药——有的是购物;有的是旅行;而我的解药则是书籍。

书,治愈了我的迷茫。曾经有一段时间,我的人生处于迷茫期,为了调整身心,我选择在相对清闲的茶馆兼职。最让我享受的是午后时光,通常这个时段店里人比较少。我习惯于坐在窗边,一边喝着醇香的普洱茶一边手捧一本书,津津有味地阅读。阳光洒进来,书面上影影绰绰,书中的人物似乎活跃了起来,而我会与他们进行交谈……这样美妙的时刻,我的整个身心都是温润舒畅的。

在茶馆里,我读了毛姆的《面纱》、梅耶的《人生由我》、塔拉·韦斯特弗的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……我看看这些书中的主人公们都勇敢地原本破碎的生活中走了出来,并逐步修复重建自我,从而探索更广阔的世界。这种不向生活困难低头的品质鼓励我踏出了舒适圈,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

书,也曾治愈了我的焦虑。记得疫情刚放开的时候,我周围的邻居朋友全都阳了。我

微情一刻

写的情书水平不够高、打架总是打不过我、有点好吃的我总要去抢,还不断重复着我的坏名“菜墩胖”。

哼,就不念我一点好啊?他细细想了想,好还是我最好,他刚参加工作时去广州,胸口被歹徒划了一刀,手机钱包都没了,所有人都问他损失了多少钱,只有我问他人有没有事。我借了一些钱给他度日,当他决定回乡创业时曾问过我的建议,我没有建议,只承诺,用得上我的地方,不遗余力。

他带着青春梦想回到家,给我带了一个他也叫不出名字的礼物,因为在我们家乡没有见过,只听广州人说可以吃,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吃。这个礼物椭圆形,很重,黄色坚硬的外壳,周身布满短刺,有一股淡淡的异味儿。在家大概放了四五天,我发现和棉花的蒴果一样,子房之间沿隔膜纵裂开来,味儿越来越臭,臭得很明显,臭得很纯正,只好心有不甘地扔进了西大河,从此没提这件事儿。

我抬起眼皮告诉他,欠我一个榴莲,他蹲在我面前,狡黠地笑着说,终于赢了我一回,然后转身就走。我拍拍裤子后袋上的尘土准备回家,见他飞奔过来,拎着榴莲说,这个东西长了二十年,味儿还没变,不会再扔了吧?

一回首都是曾经,他和我的生活已经被深度重构,三十年前打架,二十年前回乡,人生中的起承转合,我们都拥有共同的记忆,叙旧、疗伤,彼此慰藉。每一年莲蓬成熟的季节,我都会上门和他说想他,他知道该去摘莲蓬了。每一次去他家,都有肉汤泡饭,或者肉汤蘸馒头,自从我体脂率超过肥胖指数后,他只允许我饭吃一碗、馒头吃一个。我拿他没办法,吼出一声整座村庄都听得见的高音:有种得意叫发小打不散!

依涟漪。温暖的阳光洒在秦淮河畔,泛起点点流光,渲染着秦淮河畔的气息。娱乐休闲的市民,无论是微风和煦的清晨,洒满暖阳的午后,还是灯光璀璨的夜晚,茶余饭后都来文靖路桥公园打卡、锻炼身体。

人们聚集在这里,天天如此,人也就熟了。和蔼可亲的面孔,不讲形式、不讲条件、不拘一格,面朝暖阳开心地聊天话家常,或伴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、练剑、打太极拳,或在座椅上演奏乐器,或围桌而坐打牌,下象棋、围棋等,切磋技艺,吸引了众多爱好者,站的、坐的,击掌而忘形,何其乐哉。零距离亲近自然,尽情享受惬意时光,幸福洋溢在人们的脸上、歌声里和笑声中。

在这公园,人们寄情于水,放飞心绪,由于一种爱好、一种情趣、一种追求,相聚于此,结谊于此,畅怀于此,共欢乐于此。快节奏、慢生活,在一座大桥的上下并行不悖,方寸之地尽显民生幸福,一幅安居图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走在文靖路桥公园,满眼皆秀色,耳畔尽欢歌;粗犷中有灵秀,激情中有静谧。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寸绿地直接服务于烟火日常,城市更暖了。

以欢喜心过日子

□上海濮瑞华

春节期间,去看望一位退休教授。老人已近耄耋之年,却鹤发童颜、谈笑风生。他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充实而有序:早上慢跑、打拳,上午练字、写作,下午读书、品茶,晚上看一小时电视便上床休息。

向老人请教养生心得,他说除了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外,感受最深、受益最大的就是:抛却一切烦恼,以欢喜心过日子。老人的这个心得,真是揭示了生活的真谛,这既是养生之道,更是生存之道。

抛却一切烦恼,是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。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人从呱呱坠地开始,便会伴随着各种烦恼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但是,如何认识和对待烦恼,却取决于每个人的认知水平和把握能力。智慧的人,能够积极正视烦恼,冷静分析烦恼,主动破解烦恼,并且善于让烦恼成为锤炼品格、历练人生的宝贵财富。平庸的人,往往惧怕烦恼,或采取鸵鸟政策,掩耳盗铃、讳疾忌医、逃避现实;或夸大负面后果,以点代面,浮想联翩、杞人忧天。更有甚者,无中生有,无病呻吟,自找难过,自寻烦恼。客观说,烦恼人人都有,时时都在,但需要我们有积极正向的认知态度。所谓抛却一切烦恼,是一种趋利避害的人生境界,体现了主动适应现实的生活追求。曾经在《读者》杂志上看到一段颇有哲理的话:“风雨日子是常态,风雨兼程是状态。”这是我们面对烦恼应有的自觉态度和行动选择。

抛却一切烦恼,是一种自我调控的生存能力。首先,它是一种着眼长远的思维能力。任何烦恼,都是暂时的,风雨过后方见彩虹,峰回路转柳暗花明,越过眼前这道坎,回过头来看看,不过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而已。只要跳出烦恼看烦恼,就会变得洒脱和超然。其次,它是一种负面情绪的纾解能力。很多烦恼,往往源于不切实际的欲望。这个时候,就需要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。名利纯属身外之物,精神的欢喜才是生活的本质。再者,它是一种摆脱困境的处事能力。有些烦恼事出有因,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烦恼之源,才能真正摆脱它。这就需要冷静分析、准确归因,把初始的问题解决好,达到釜底抽薪、扬汤止沸之效。

以欢喜心过日子,是抛却一切烦恼基础上的再净化、再升华,是一种更高的生存境界。

生活的最大幸福,莫过于心生欢喜。而心生欢喜又总有一些原因:或是一定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,或是向往的精神追求得以实现。客观地说,人的欲望永无止境,这就需要适可而止、知足常乐,抑或自找乐子、自得其乐。生活中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常常心生欢喜的人,一定是留心观察、细心体悟之人,一定是严己利他、助人为乐之人,一定是向善向美、襟怀坦荡之人。所谓平安即福、积小成大,这“欢喜”便是从积小成大中来;所谓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,这“欢喜”便是从涌泉相报中来;所谓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,这“欢喜”便是从赠人玫瑰中来。总之,心生欢喜,关键在“心”:留心处处皆“欢喜”,善心常常得“欢喜”。倘有一颗平常心,“欢喜”相伴好日子。

岁月弦歌

湖熟往事

□南京徐锦尧

“人无再少年”的感慨后面,往往是对往昔的追忆。在经历了差不多四十个春秋冷暖之后,最让我怀念的仍然是儿时小镇夏夜,那个妖魔鬼怪“横冲直撞”的纳凉夜。

因为父母亲“三班倒”的工作性质,我儿时暑假更多是在有着“小南京”美誉的湖熟镇度过。上世纪90年代那会的乡镇,远没有发展到钢筋混凝土将邻里隔绝的地步,青砖绿瓦的门口永远是夏夜邻里会聚的场所。

奶奶家的房子刚好地处两条小道的交会点,“左右逢源”的地理优势自然汇聚起了人气。每逢夏日晚饭后的黄昏,七八个与我同样命运、被辗转送回小镇的孩子在奶奶的带领下,或拎着竹小椅,或提着小马扎前来聚集,开启了一天最期待又最恐怖的纳凉夜。

因为是“主办方”,又因为近在门口的便利条件,奶奶都会搬出当时最有分量的纳凉神器——竹床,那种井水擦拭后的冰凉,或许只有体会过的人才会知道。有了竹床,孩子们躺躺睡睡,共同抵御起“妖魔鬼怪”的骚扰。

那样的夜晚,各位奶奶们会轮番讲述各式各样的“妖魔鬼怪”:从河边捞小孩的“水猴子”到专吃不听话的“老拐子”,从和家人走散的“鬼打墙”到反复被拿出来讲,却总在不停地变换公交线路的“鬼公交”……那会的孩子不大会用质疑的态度去思考故事的逻辑性,任凭大人们围绕着听家人话、不乱跑等“夹带私货”的妖魔鬼怪在夏夜里穿梭。

于是,在少有电视信号的年代里,夏夜纳凉成了我们那批孩子的最好相遇。如今生活快节奏,孩子们的暑假被五花八门的学科辅导班困于家中,限制了流动。随着上一辈老年人的逝去,小镇也开始出现大片的房屋空置。

昔日的夏夜纳凉盛景不再,思绪乱飞一阵后,不由得挂念起那些“妖魔鬼怪”如今藏匿何处,它们过得还好吗?

乡村笔记